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諸王一

原案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之制以郡縣子弟爲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爲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爲土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

以上並見齊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

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

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

新書

通考

宋制宗室極祿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

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爲郡王

新書宋制宗室極祿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

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爲郡王

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

宋史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

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

封王之郡號十

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類皆皆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

其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

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

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元宗室駙馬通稱諸

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駙馬通稱諸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

王者但稱宗王 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爲王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

凡親王嫡長子爲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元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爲令

續文獻通考

漢書表曰諸侯王高

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

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

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

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爲社則各割方色

茅與之使立社燕以黃土並以白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

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

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與齊 又曰梁孝王文帝寶皇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

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

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

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

又曰魯公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

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善鼓瑟

一作琴

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爲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

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

問訊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與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

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與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羆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衮少好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奈何作博士邪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爲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爾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就人借書皆爲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乎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威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衮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又云長沙厲王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 晉書云西陽王業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

帝幼冲詔業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元玉 又注曰今制王國戶二萬為大國不滿萬戶為小國也 沈約宋書

曰衡陽王義季為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屬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

豐啾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故事唯自署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為長夜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

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為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

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西第延才俊以為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議皆奏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

為華林苑賜偉為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邸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類聚 晉太平御

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後為中書令蕭贍使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纘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事詞類奇曰臨淮王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

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楊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狹是以入或室者謂為登仙 唐書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

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兒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

餘州遂圍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

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

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器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

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要法太宗稱善 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

慶數窘之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爲官奴

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

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間

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

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爲歡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兩陽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三四累創痕

膚前雨則沉憊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爲惻然 又曰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與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

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募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

卒爲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睿

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爲郾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

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

下諄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

憾於房瑁因進言於肅宗曰瑁爲聖皇建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

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帝由是惡瑁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遵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爲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是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怒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穎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弑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旣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剄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傳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

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廬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之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從王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調竑動息必以告宮嬖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規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曉不知其爲誰甚惑的旣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旣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掉其首下拜帝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竑疾因逼繼於州治帝輟朝賻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每以竑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本名幹斡又作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僭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竑王永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爲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媛送京師削爵廢爲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巖秦之陋封建諸王爲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量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

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乎求生活乎遂闔宮焚死又以人告齊王博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命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又曰仁宗朝韓王冲烱襄王冲秋樂平王冲僉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獎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襄王瞻塏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輦戴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超出擬旨復給寧王既復護衛益驕橫矣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異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異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諫

麟趾 犬牙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今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 磐石 維城上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德維宗詩 維城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大牙注 毛詩曰懷 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 魏志曹植傳植初封王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上將軍興元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王身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羽異亭如兄弟天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體生毛翼朕每衣服箒而求羽翼亭如兄弟天生之明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駕卒使憂死魏

帝咸郭著王

國良戊武岡縣反斂剿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阜至遣書勸之降國良得書且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

風皇即曰單騎國良迎拜叩頭感泣延使者入學大帥其軍曰有識轉王者乎乃救之來受哀降今安在能
平臺廣唯陽城七十里大脩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蘭坂桂山
明月澄清

博雅列宿正參差秋被長城朱華冒綠池
景惟山或稱大今山之義猶詩有八雅大雅詞
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懷蹇連季竹枝相謬
稱小山或稱大今山之義猶詩有八雅大雅詞
援嚴雁沼宮管免園中有王室山山上有落復雁池
王逸劉安招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
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者為篇章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

聞有鶴洲亮者
 咸雅云賦池也
 植命爲記促立
 王宮使曲曰淮
 南王好長生服
 食鍊氣詩仙經
 流形玉鑑牙作
 盤金鼎玉也合
 神丹
 檀藥竹
 連峯桂
 枚乘兔園賦曰
 脩竹檀藥而夾
 池
 下詳桂山注
 玳瑁筵
 琉璃盃
 劉楨瓜賦序曰
 在
 宴平樂
 望高唐
 學

記曹植詩曰鸛雞東郊道走馬長松間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子
 蔡美酒斗十千宋玉高唐賦曰昔者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帝承乾殿春王居武德殿在東宮之西顏罷王泰入居武德殿觀微言王為陛下
 帝子欲安金之不當使疑疑之地宮書夜往來太宗勅顏王泰入居武德殿觀微言王為陛下
 帝子欲安金之不當使疑疑之地宮書夜往來太宗勅顏王泰入居武德殿觀微言王為陛下

增

居宮殿

處嫌疑

唐高祖

泰王居西

五王宅

十王宅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陽第上郤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明皇之蓋以隆慶舊邸爲與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懷其西
 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爲大宮分侍而居
 百

孫院
維城庫
置維城庫
以給諸王月俸
諸孫納妃嫁女
就十王宅
太子不居東宮
處乘輿所幸別院
此承平

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帝周

成之其世斜
人各峯入
之風進
朕一
嘉官
第宅豐大
服膳異等
事陽西
詞類奇
曰後
魏清
河王
惲親
王中
最
有
名
行
第
宅
豐
大
踰
於
高
陽
北
有
樓
出
凌
雲
臺
樓
下
有
儒
林
館
退
賓
堂
土
山
釣
臺
冠
於
當
今
之
世
其
各
峯
入
之
風
朕
嘉
第
宅
豐
大
服
膳
異
等
事
陽
西
詞
類
奇
曰
後
魏
清
河
王
惲
親
王
中
最
有
名
行
第
宅
豐
大
踰
於
高
陽
北
有
樓
出
凌
雲
臺
樓
下
有
儒
林
館
退
賓
堂
土
山
釣
臺
冠
於
當

遼宗即位詔假山既成置府召僚屬親服膳蓋與等作言介月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爲高樹
遊息之所常作假山既成置府召僚屬親服膳蓋與等作言介月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爲高樹
縣鞭撻徵民以取租稅假山實租稅所爲之朝續文獻通考曰崇王封汝寧嘉靖間乞脩府下巡撫議費銀八
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府例役生用夏周逸香更道宋史曰孝宗嘗欲爲嗣秀王廢其居並湖爲接閣

謹衛儀仗人不得輟勞民上不允
 並滿被辱
 升相移近有司既度付矣伯主固辭而止
 鄭王楷徵宗號
 司出政八年不復集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往趨拜太傅仍提舉皇城
 三出入禁宮不復集諸遊士各吏爲試
 葛其仲仙傳曰惟
 上王之王居處
 原忘憂觀
 思仙臺
 記曰華宮

南王夢安好神仙贊曰之事於是入公乃往遊之登思仙臺置館第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曰王必欲求士請以隗為始光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版築宮而師事之
 康衢碣石記

為太子太傅辭歲與太子案歲畧云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或容濫崇說言亂具講論

白虎殿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也兵雲龍門才事觀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孫也齊門兼統諸

軍求絕常賜晉書云齊王攸後十餘上帝足供數受賞賜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太子特親愛之為太子時受賞

賜好辟名士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後十餘上帝足供數受賞賜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太子特親愛之為太子時受賞

千石故盡從問結民心尚書云齊王攸後十餘上帝足供數受賞賜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太子特親愛之為太子時受賞

不幸汝曹輕財愛士尚書云齊王攸後十餘上帝足供數受賞賜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太子特親愛之為太子時受賞

泰性敦厚有恩常分親待隆諸弟年五歲祖疾因遺令語太子云此類字章度形美而神皆不以累汝也

祖疾由是親父昆弟親待隆諸弟年五歲祖疾因遺令語太子云此類字章度形美而神皆不以累汝也

特隆於諸弟容貌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形狀美晉書云成帝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今王大人養之

則同車漢書文帝王傳出則同車遊獵入朝景帝使侍乘輿與馬迎王於閣下既朝上臨問漢書云梁王無異

迎答拜後漢書平王蒼出則同車遊獵入朝景帝使侍乘輿與馬迎王於閣下既朝上臨問漢書云梁王無異

京師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黃門侍疾疾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

王蒼愛國後漢書云陳敬王美建初三年有司奏遺美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黃門侍疾疾